

Patricia Highsmith

RIPLEY

THE BOY WHO FOLLOWED RIPLEY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方祖芳 译

跟踪雷普利



上海译文出版社

跟踪雷普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踪雷普利 / (美) 海史密斯(Highsmith, P.)著;
方祖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0
(海史密斯作品)
书名原文: The Boy Who Followed Ripley
ISBN 978 - 7 - 5327 - 5866 - 1

I. ①跟… II. ①海… ②方… III. ①犯罪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7894 号

THE BOY WHO FOLLOWED RIPLEY by Patricia Highsmith
First published in 1980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0 - 591 号

跟踪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方祖芳/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刘岁月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 - 7 - 5327 - 5866 - 1/I · 3471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 - 85155604

汤姆蹑手蹑脚，踩在拼花的木头地板上，他跨过浴室门坎，停下脚步，仔细听。

嗞……嗞……

勤奋的小虫又开始工作了，虽然汤姆还能闻到那天下午他细心地注入它们出入口的灭虫药的味道。锯木头的声音持续传出，仿佛宣告他白忙了一场。他瞄了一眼叠放在某一层木搁板下的粉红色擦手巾，看到上面已经出现一堆细细小小的褐色木屑。

“不要吵了！”汤姆用拳头侧边敲了一下木柜。

它们还真停下来。霎时一片寂静。汤姆想象手拿锯子的小虫暂时停下手边工作、疑惧对望的画面。它们也可能对彼此点头，仿佛在说：“之前遇过这种事，又是‘主人’了，不过他马上就会走。”汤姆也遇过这种事——如果他不加思索地走进浴室，根本忘了木蚁的事，有时就能在它们发现他之前，听到木蚁工作的声音，可是只要再往前一步，或扭开水龙头，它们就会安静几分钟。

海洛丝觉得他太认真了：“它们要花好几年才会让柜子掉下来。”

但是汤姆不喜欢被木蚁打败。它们害他从搁板上拿下干净、叠好的睡衣时，还得吹掉上头的木屑；还有他买了也用了一种其实就是煤油的灭蚁药，查阅了家里两本百科全书，全是白费功夫。巨山蚁属，

于木头中啃食通道，在里面筑巢；请参见双尾虫；无翅，眼盲，体呈蛇形，畏光，住在石头下。汤姆无法想象这些体呈蛇形的虫子，而且它们并非住在石头下。他昨天特意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买了老字号的灭蚁药。是的，他昨天发动了闪电攻击，今天又突击了一次，依然不见成效。往上打灭蚁药很不容易，但是洞在搁板的底侧，又非得这么做不行。

嗞嗞声再度出现，此时楼下留声机播放的《天鹅湖》正好优雅地滑进另一乐章，优美的华尔兹仿佛也在嘲笑他，就像那些虫子一样。

好吧，放弃吧，汤姆告诉自己，至少今天。但是他希望今天和昨天都有建设性——他清理了书桌、丢了废纸、扫了温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寄到杰夫·康斯坦伦敦私宅的重要信件，汤姆拖了好一阵子，今天终于写好了。他请杰夫看完后立即销毁，汤姆在信中劝他们不要再假装发现德瓦特的油画或素描，他们的美术用品公司和意大利佩鲁贾的美术学院不是都经营得不错？利润应该够多了吧？巴克马斯特画廊（主要是杰夫）考虑贩卖更多贝纳德·塔夫兹模仿失败的德瓦特赝品。杰夫原为专业摄影师，现在和记者艾德·班伯瑞合力经营巴克马斯特画廊。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成功，但是汤姆希望他们停手，以策安全。

汤姆决定出去散个步，到乔治酒吧喝咖啡，转换思绪。现在才晚上九点半，海洛丝在客厅和她的朋友诺爱尔用法语聊天。诺爱尔已婚，家在巴黎，今晚要住他们家，不过她丈夫没来。

海洛丝开心地用法语问：“成功了吗？”她背挺得很直，坐在黄色沙发上。

汤姆忍不住笑了，有点自嘲的意味。“没有！”他继续用法语说下去。“我举白旗，我被木蚁打败了！”

“啊，”诺爱尔同情地说，接着咯咯笑起来。

她一定在想别的事，而且想快点继续和海洛丝聊天。汤姆知道她们计划九月底或十月初一起搭游轮出去玩，可能去南极，她们希望汤姆一起去，诺爱尔的丈夫已经拒绝了——公司有事。

“我要出去散步，大约半小时就回来，需要买烟吗？”他问她们。

“啊，好。”海洛丝说，她要一包万宝路。

“我戒烟了！”诺爱尔说。

就汤姆记忆所及，这至少是她第三次戒烟了。汤姆点点头，从前门走出去。

安奈特太太还没关上前院的大门，汤姆心想，他回来时自己关上就好。他往左转，朝维勒佩斯中心走去，时值八月，这样的天算很凉爽了。从邻居前院的铁丝网望进去，可以看到里头绽放的玫瑰。目前为日光节约时制^①，天比平常亮，但是汤姆很后悔没带手电筒出门，回程时绝对用得上，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行道。汤姆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不要想木蚁，想想明天的史卡拉第^②，想想大键琴，还有十月底可能要带海洛丝到美国玩的事。这会是她第二次去美国，她很喜欢纽约，觉得旧金山很美，也喜欢蓝色的太平洋。

村里的一些小房子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乔治酒吧门上斜挂着写有“烟草”二字的红色护符，下方有一束光。

汤姆走进门，一边点头一边和老板娘打招呼：“玛丽。”玛丽正丢一瓶啤酒给吧台旁的客人。这是个工薪阶级酒吧，离汤姆家最近，也比较有趣。

“汤姆先生！你好吗？”玛丽妩媚地拨了一下黑色鬃发，亮红色的大嘴漫不经心地对汤姆抛了一抹笑，她起码五十五岁了。“什

① 即夏令时。

② 史卡拉第（1685—1757），巴洛克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

么！”她大嚷，又回去和两名靠着吧台喝茴香酒的男顾客聊天。“那个混账东西——混账！”她大叫，仿佛用上这一天在这里出现过好多次的字眼能够引人注目。大声咆哮的男人们完全没理会她，他们也在同时地讲着话。她继续说道：“那个混账像接太多客的妓女，把自己搞得分身乏术！活该！”

汤姆想，她说的是总统吉斯卡尔还是镇上的泥水工？汤姆抓住机会对玛丽说：“咖啡，还有一包万宝路！”他知道乔治和玛丽支持希拉克，即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者。

“玛丽啊！”乔治洪亮的声音从汤姆左方传出，试图让妻子安静下来。乔治的身材壮硕，手掌肥厚，他在擦高脚杯，擦完后小心地放回收款机右侧的架子上。汤姆身后在进行一场喧闹的桌上足球赛：四名青少年用力转动金属杆，穿着铅制短裤的小铅人前后旋转，踢着弹珠大小的球。此时，汤姆注意到在他左边最远处的吧台弯曲处有一名青少年，几天前汤姆在住宅附近也见过他。男孩的头发是棕色的，汤姆记得他那天下午穿紫蓝色的夹克和蓝色牛仔裤。那时汤姆正准备替约好的访客开前院的大门，汤姆一看到站在对面的男孩，男孩就离开原本站着的大栗树下，朝着和维勒佩斯相反的方向离去。他是不是在探查丽影，观察他们家的习惯？又是一件教人挂心的小事，就像木蚁一样。想些别的！汤姆搅了搅咖啡，喝了一口，又瞄了一眼男孩，发现男孩也在看他，男孩垂下眼，端起啤酒杯。

“汤姆先生！”站在吧台后的玛丽凑近汤姆，用大拇指指了一下男孩，点唱机正好响起喧闹的音乐。她凑着汤姆的耳朵大声说：“美国人，说是夏天来这里工作，哈哈……”她发出刺耳的笑声，好像美国人工作是很可笑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她不认为失业率这么高的法国还有工作可做。“想认识他吗？”

“不用了，谢谢，他在哪里工作？”汤姆问。

玛丽耸耸肩，有人要点啤酒了。“噢，你知道要插哪里啦！”玛丽一边笑嘻嘻地对另一名顾客大喊，一边拉啤酒龙头。

汤姆想到海洛丝和可能的美国之行，他们这次应该去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去那里的鱼市场，独立厅，牛奶街和面包街。那里是汤姆的地盘，即便现在可能已面目全非。他想到从前朵蒂姑妈给他的吝啬礼物：十一美元七十九美分的支票。朵蒂姑妈已经过世了，留给他一万美元，虽然汤姆比较想要她那间沉闷的小屋。不过他至少可以带海洛丝从外头看看他成长时期住过的房子。继承房子的应是朵蒂姑妈的姐姐的孩子，因为朵蒂姑妈没有小孩。汤姆放了七法郎到吧台上，支付咖啡和香烟钱，又瞄了一眼穿蓝夹克的男孩，看到他也付了钱。汤姆熄了烟，随口说了一句：“晚安！”然后离开酒吧。

天色已经暗了，汤姆在昏暗的街灯下过了街，走进比较暗的路，他的房子再走几百码就到了。那条路是几乎笔直的双车道，汤姆虽然很熟悉，不过他还是很高兴有辆车驶近。车灯照亮路的左侧。车子刚开走，汤姆便察觉到身后有快速但轻柔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

一个人拿着手电筒，站在那里，汤姆看到蓝色牛仔裤和网球鞋，是酒吧的那名男孩。

“雷普利先生！”

汤姆神经紧绷：“什么事？”

“晚上好。”男孩停下脚步，把玩手电筒，“比……比利·罗林斯，我的名字。我有手电筒，可以陪你走回家吗？”

汤姆依稀看到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和深色的眼睛。男孩比汤姆矮，语气很有礼貌。他会不会被抢？还是他过度紧张？汤姆身上只有几张十法郎纸钞，不过他今晚没心情和人打架。“不用了，谢谢，我就住附近。”

“我知道，我和你同路。”

汤姆忧心地望着漆黑的前方，继续往前走：“美国人？”

“是的。”男孩细心地将手电筒从对他们都方便的角度照向前方，但是他的目光几乎一直望着汤姆，而非看路。

汤姆和男孩保持一定的距离，双手随时准备做出反应：“你来度假？”

“算是，也来工作，当园丁。”

“喔？在哪里？”

“莫黑的一户人家。”

汤姆希望再有一辆车驶近，好让他看清楚男孩的表情，因为汤姆感觉对方有些紧张，这也许意味着危险。“在莫黑的哪里？”

“布婷太太家，巴黎街七十八号，”男孩回答得很快，“她的花园很大，有果树，不过我主要负责除杂草……割草。”

汤姆紧张地握紧拳头：“你住在莫黑？”

“是的，布婷太太的花园里有一栋小屋，里面有床和洗脸台，没有热水，但是夏天无所谓。”

现在汤姆真的惊讶了：“美国人几乎都待在巴黎，很少住到乡下。你从哪里来？”

“纽约。”

“今年几岁？”

“快十九了。”

汤姆以为他更年轻：“你有工作证？”男孩首度露出笑容：“没有，不是正规的安排。一天五十法郎，我知道很廉价，所以布婷太太让我睡那里，她甚至请我吃了一餐午餐。当然，我也可以买面包和奶酪在小屋里吃，或在咖啡馆吃。”

从他的谈吐看来，男孩并非出身贫贱，而且从他说“布婷太太”时的发音可以听出他会讲法语，汤姆用法语问：“这样多久了？”

“五六天。”男孩用法语回答，目光依然望着汤姆。

汤姆看到歪向马路的大榆树时松了一口气，这表明再走五十步就到家了：“你为什么来这里？”

“啊……也许是因为枫丹白露的森林，我喜欢在森林里散步，而且这里离巴黎很近。我在巴黎待了一个礼拜……到处看了看。”

汤姆放慢脚步。男孩为什么对他那么有兴趣，甚至知道他家在哪里？“我们过马路吧。”

再走几码就到丽影前院亮着灯的米白石子路了。汤姆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哪里？”男孩显得有些尴尬，垂着头转动手电筒。汤姆说：“我两三天前看到你站在路边，对不对？”

“对。”比利压低声音回答，“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在美国的时候。既然都离维勒佩斯那么近了，我想看看你住的地方。”

汤姆想，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又为了什么？不过汤姆知道报纸报道过和他相关的消息。

“你在这里留了脚踏车？”

“没有，”男孩说。

“那你等一下怎么回莫黑？”

“我搭便车，也可以走路。”

七公里。怎么会有住在莫黑的人过了晚上九点不靠任何交通工具走七公里路到维勒佩斯？汤姆看到树的左边有微弱的灯光，表示安奈特太太还没睡，不过她人在房里。汤姆把手放在微开的铁门上说：“欢迎进来喝杯啤酒，如果你愿意的话。”

男孩深色的眉毛微蹙，咬了一下嘴唇，忧郁地看了一眼丽影的两座塔楼，仿佛要不要进去是重大的决定。“我……”

他的犹豫让汤姆更疑惑了。“我的车就在那里，我可以载你回莫黑。”为何如此犹豫？男孩真的住在莫黑？在那里工作？

“好，谢谢，我进去坐一下，”男孩说。

他们进去后，汤姆关上门，不过没有上锁。大钥匙在里侧的门锁上，夜里则藏进大门旁的杜鹃花丛里。

汤姆说：“今天晚上内人有朋友来访，不过我们可以在厨房喝啤酒。”

前门没锁，客厅留了一盏灯，海洛丝和诺爱尔显然已经上楼了。她们常在客房或海洛丝的房间聊天聊到半夜。

“啤酒？还是咖啡？”

“这里真不错！”男孩环顾四周，“你会弹大键琴？”

汤姆笑着说：“正在学，一礼拜两次。我们到厨房吧。”

他们走进左侧的走廊，汤姆打开厨房的灯，打开冰箱，拿出半打喜力啤酒。

“饿吗？”汤姆问，他看到大盘子上有包着锡箔纸的烤牛肉。

“不饿，谢谢。”

他们回到客厅，男孩先看了一眼挂在壁炉上方的画作《椅中男子》，又看看挂在落地窗旁、比较小的德瓦特真迹《红色椅子》。男孩只看了几秒钟，但是汤姆注意到了。为什么是德瓦特，而非苏蒂恩^①那幅较大的、由鲜明的红色和蓝色构成的、就挂在大键琴上方的画作？

汤姆指了指沙发。

“我不能坐那里，牛仔裤太脏了。”

沙发上披着黄色绸缎，客厅里还有几张没铺垫子的直背椅，但是汤姆说：“我们上楼吧，到我房间。”

汤姆拿着啤酒和开瓶器，带男孩爬上螺旋状的楼梯。诺爱尔的房门是开着的，里面透出灯光，海洛丝房间的门微微开启，传出谈笑

^① 苏蒂恩（1893—1943），俄裔法国画家，“巴黎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

声。汤姆走进左边的房间，打开灯。

“坐我的木椅吧，”汤姆一边说，一边把有扶手的书桌椅子推到房间中央，然后开了两瓶啤酒。

男孩的目光望向正方形的威灵顿高脚柜，安奈特太太会把柜子表面、柜子边缘的黄铜和抽屉拉环擦到发亮。男孩赞赏地点头。他的面容十分俊秀，看上去有点严肃，棱角分明，下巴没有胡子。“你过得很不错？”

他的语气是嘲讽还是向往？男孩是不是调查过他的资料，把他归为匪类？

“没什么不好吧？”汤姆递给他一瓶啤酒，“忘记拿杯子了，不好意思。”

“请问我可以先洗个手吗？”男孩彬彬有礼地问。

“当然可以，在这里。”汤姆打开浴室的灯。

男孩没有关门，俯身在洗手台前用力搓洗了将近一分钟，走回时看起来很开心。他的嘴唇光滑，牙齿很健康，一头深棕色的直发。他看着自己的手微笑着说：“好多了，有热水！”接着又端起啤酒：“那里面是什么味道？松节油？你画画吗？”

汤姆笑着说：“有时候会画，但今天的味道是因为我攻击了搁板里的木蚁。”汤姆不想讨论木蚁的事。男孩坐下后——汤姆坐另一张木椅——汤姆问道：“你打算在法国待多久？”

男孩沉吟了一下，说：“也许再待一个月左右。”

“然后回去念大学？你是大学生？”

“还不是，我不确定要不要念大学，我还没决定。”他把头发拨到左边，几根头发不听话地竖在头顶。汤姆的视线好像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

汤姆发现男孩左颊上有一颗痣。他随口说：“你可以洗热水澡，

不用客气。”

“不用了，谢谢你。我看起来也许不太干净，但是我可以洗冷水澡，每个人都可以。”他年轻饱满的嘴唇弯出微笑。男孩把啤酒瓶摆到地上，看到椅子旁的废纸篓，废纸篓里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凑过去，开始念里面的一个信封：“四条腿动物收容所。这地方很有趣！你去过吗？”

“没有，他们每隔一阵子就会寄信来募款。怎么了？”

“前几天我在莫黑东边的林子散步时，碰到一对男女，问我知不知道这间收容所在哪里，因为照理说应该在佛诺萨伯隆郡附近。他们说他们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说他们寄过几次钱，所以想来看看。”

“他们定期寄来的刊物说他们不欢迎访客，因为会让动物紧张。他们都靠邮件替动物找家，再刊登领养成功的故事，描述小狗小猫在新家有多快乐。”汤姆回想起几篇感人的故事，不禁微笑。

“你寄过钱给他们？”

“寄了几次三十法郎。”

“寄到哪里？”

“他们有巴黎的地址，应该是邮政信箱吧。”

比利微笑着说：“要是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不是很有趣？”

想到这个可能性，汤姆也觉得很有意思：“是啊，靠慈善事业诈财，我怎么没想到？”汤姆又开了两瓶啤酒。

“我可以看一下吗？”比利问，指指废纸篓里的信封。

“当然可以。”

男孩拿出信封里的印刷纸，浏览了一下，大声念道：“……应该给它一个幸福的家。”是小猫，还有：“我们门前的阶梯上出现一只骨瘦如柴、棕白相间的猎狐狸，需要盘尼西林及其他疫苗……”男孩抬起头，望着汤姆：“他们门前的阶梯不知道在哪里？该不会是骗局

吧？”他好像很享受骗局这两字。“如果那个地方真的存在，我会不嫌麻烦地找出来，我很好奇。”

汤姆略带兴味地看着他，比利……罗林斯，是这个名字吗？倏地鲜活了起来。

“邮政信箱两百八十七号，第十八行政区。”男孩念，“不知是十八区哪一个邮局？这封信可以给我吗，反正你本来打算丢掉？”

男孩这么投入，令汤姆印象深刻，他年纪轻轻的，为何对揭发诈骗有如此热情？“当然可以。”汤姆又坐下。“你被骗过？”

比利笑了笑，沉思了一下。“算不上被骗，没有真正被骗过。”

也许是某种欺骗，汤姆心想，但决定不再追问。“如果冒名寄封信过去，说我们发现他们利用不存在的动物赚钱，要他们等着警察去拜访他们的……邮政信箱，这样不是很有趣？”

“我们不要事先警告他们，应该先找出他们的根据地，再出其不意地揭发。搞不好是几名住在巴黎豪华公寓里的大男人！我们要跟踪他们——从邮政信箱开始跟。”

汤姆听到敲门声，他站起身来。

是穿着睡衣和粉红色泡泡纱睡袍的海洛丝：“啊，汤姆，你有客人！我以为是收音机的声音！”

“我在镇上遇到的美国人，他叫比利……”汤姆转身拉起海洛丝的手，“内人海洛丝。”

“我是比利·罗林斯，很高兴认识你。”比利站起来，用法语说，微微鞠躬。

汤姆继续用法语讲：“比利在莫黑当园丁，来自纽约——你的手艺还不错吧，比利？”汤姆微笑了一下。

“我……希望是，”比利回答，他垂下头，又小心地把啤酒放在汤姆书桌旁的地板上。

“希望你在法国待得愉快，”海洛丝的语气轻松，不过她同时也敏锐地打量着男孩。“汤姆，我只是来跟你道晚安，还有，明天早上诺爱尔和我要去古董店，然后到枫丹白露的黑鹰餐厅吃午餐，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用餐？”

“不了，谢谢。你们好好去玩，明天早上你们出门前咱们再见，好吗？晚安。”他亲了海洛丝的脸颊，“我会载比利回去，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听到车子的声音，不用太担心，我出去时会锁门。”

比利说他可以招到便车，但是汤姆坚持要载他回去，汤姆想看看是否真有位于莫黑巴黎街的房子。

开车途中，汤姆问：“你们家在纽约？令尊从事什么工作？如果这么问不会太唐突的话。”

“他从事……电子业，生产测量仪器，测量各种电子的东西，他是经理。”

汤姆觉得比利在说谎。“你和家人感情好吗？”

“当然啦，他们……”

“他们有没有写信给你？”

“当然有，他们知道我在哪里。”

“法国之后，你要去哪里？回家？”

他沉吟了片刻。“可能去意大利，还不确定。”

“这条路对吗？在这里转弯？”

“不，是另一边。”男孩立即回答，“但这条路没错。”

男孩告诉汤姆该在哪里停车。那栋房子不太大，此刻窗户都是暗的。前院围着白色的矮墙，一侧是关闭的马车通道大门。

“我的钥匙，”比利从夹克内层口袋掏出一长串钥匙。“我必须很小声，真的很感谢你，雷普利先生。”他打开车门。

“告诉我动物收容所的结果。”

男孩笑着说：“是。”

汤姆看着他走向暗暗的大门，把手电筒照在锁上，转动钥匙。比利走进去，向汤姆挥挥手，然后关上大门。汤姆往回走，看到大门旁挂着看起来很正式的蓝色金属牌，上面写着“七十八号”。汤姆无法理解男孩为何要做这么无聊的工作，即使只是暂时的，除非他在隐藏什么。但是比利不像少年犯，他很可能和父母吵了一架，或是遭女孩拒绝，随即跳上飞机，想忘掉一切。男孩应该很有钱，不会需要一天五十法郎的园丁工作。

三天后的礼拜五，汤姆和海洛丝坐在客厅的凹室一边吃早餐一边浏览九点半送来的信件和报纸。汤姆已经在喝第二杯咖啡，第一杯是大约八点时安奈特太太连同海洛丝的茶一起端上楼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或是正在酝酿，营造出紧张的气氛，汤姆八点就被吵醒，那时安奈特太太还没来敲门。现在天色昏暗，宛如凶兆，外头一点风也没有，远处传来隆隆雷声。

“克雷格夫妇寄来的明信片！”海洛丝发现压在信件和杂志下的明信片，惊呼，“挪威！他们在搭游轮。汤姆，你记得吗？你看！美吧？”

汤姆从《国际先驱论坛报》中抬起头，接过海洛丝递来的明信片。一艘白色游轮驶在挪威峡湾翠绿的山峦间，前方有几栋小屋依偎在岸边。“水看起来很深，”汤姆说，不知为何倏然联想到溺水。他很怕水深的地方，也讨厌游泳，他常觉得自己很可能在水中结束生命。

“念明信片，”海洛丝说。

上面写的是英文，克雷格夫妇都签了名。这对夫妇是他们的英国人邻居，房子离他们家大约五公里。“游轮好宁静，教人心情放松，我们播放西贝柳斯的音乐，以配合此刻的心情，很想你们，真希望你们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享受午夜的阳光……”蓦地，雷声大作，如狗狂吠，汤姆愣了一下。“暴风雨真的要来了，”汤姆说，“希望牡丹撑